

思旋天地

每逢六月尾至七月中，各大新聞總匯繞着放榜日圍轉，打頭陣是升小一派位日，接着是升中派位，到了七月中旬便是高級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有人歡喜有人愁，局外人當然說得輕鬆，局中人猶如熱窩上懸，家長重視派位成績，正常不過，但內地曾有非常母親因為孩子考不上心儀大學而自殺，令人感嘆！

提升子女成績的理性方式

佛腳，不用特地在考試前催谷。家長應鼓勵孩子們多發問，培養小孩的求知慾及自學能力，及適當地調節對成績的期望。而如遇上爭拗時，家長應先冷靜處理情緒，再處理問題。若發覺學習及管教方法不管用，不妨向社工及老師尋求協助。

醜聞也是生產力

那一句就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話題？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這個追問很多餘，話題就是話題，只要有個人傳播有人接收，就可以了，為什麼一定要劃定範疇呢？誠然，我們經歷過一個沒有話題的時代，或者說單一話題的時代。為了和那個時代告別，我們歡迎多元、喜慶豐富，但在多元和豐富中，我們逐漸失去了底線，我們把有限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到了無限的話題和信息中。

隨想國興

我記得，二十多年前在台灣時，電影導演兼小說作家潘豐對我說過，人到老年，記得的事情常常是壯年時候已經忘記的片段，因為那些小時候發生過的事，都會在年紀大了之後，浮現在腦海，反而年輕時做過的事情，都記不起來了。

記憶的片段

這是在我看木村拓哉的新劇《In Home》時，忽然想起的往事。這部日劇，據說是木村今年創了最高收視的連續劇，看了兩集，發覺蠻有意思的，是講述木村飾演的男主角在回家的路上，途經一處工廠時，遇到突然的爆炸，治療了幾個月後，發覺自己部分記憶失去了。但他記得自己懂得烹飪，便回家做了一桌菜等太太回來，太太回來了，卻告訴他二人已經離婚了，他的家不在這裡，於是他記起自己還有第二個家。因為他身上有很多條鎖匙，便回到了再娶的家，然後他開始逐步去尋找失去的記憶。

其實，人的記憶都是片斷的，是零碎的。遇到什麼情況，引起怎樣的記憶，都不可知。有些記憶，在心中似乎隱隱然成形，但無論多費心去追憶，都無法拼湊起來。但偶然發生的小事，那記憶卻鮮活地呈現。記憶，誰會知道明天記得的是什麼呢？

伏的閃光燈，彷彿我們正在迎來一個媒體英雄，以至於他們在口中道歉的時候，也沒有正眼看記者。媒體本來是公共平台，為什麼我們如此慷慨地把公共平台廉價地讓出去？奧斯卡某次頒獎，就拒絕了一個當時的「話題人物」，她就是鼎鼎大名的 Paris Hilton，當年她的一段性愛視頻曾在網上流傳，但除了一些黃色小報報道以外，主流媒體一概不追究，甚至發生了女主播 Mika Brzezinski 拒絕播讀 Paris 的八卦新聞，並焚燒新聞稿的事情，這就是美國媒體的立場。據說醜聞中的 Paris 為了來奧斯卡走紅地毯，大手筆花了四百萬美元要裝裝，結果被奧斯卡拒絕之外，這傳遞出一種信息：她必須為她的醜聞付出代價。

又見鳥巢

在農村，在城市郊區，以及在城市裡的某個角落，鳥巢都算不得稀罕物，多一些少一些罷了。有鳥兒居住和活動的地方，有一兩個鳥巢，很正常。二三十年前的農村，到處是樹。環境好，鳥兒種類多，鳥巢也多。小如雞蛋的，大如筐篋的，光滑精巧的，粗糙凌亂的，築在樹上的，隱於窟窿的，躲在簷下的，樹枝枯葉堆疊的，草根毛羽編織的，各種各樣，十分普遍。離開農村，像匆匆過客，到城市裡奔波了一圈。城市裡的鳥巢少，漸漸習慣了。二三十年過去，再回到農村，鳥巢比以前少多了，感覺是感覺出來，卻也沒多少詫異的感覺。我是一個戀家的人，好像骨子裡就離不開土地，如果給我一套高標準的樓房，和一棟有土地的別墅或院落，我一定會選擇後者。在小鎮上的院落裡，我專門留了一塊土地。去年冬天，石榴樹落光葉子後，我發現了一個廢棄的鳥巢。那鳥巢是用細軟的草莖和細長的草葉編織的，上面有幾條窄長的塑料薄膜。這種鳥巢我在農村老家見過許多次，一眼認出是白頭翁的鳥巢。院子裡一棵不大的石榴樹上，有一窩白頭翁，從築巢到產卵，再到小鳥長大，少說也要一個多月。我和妻子兒子天天經過樹旁，還給石榴樹噴過幾次農藥，澆過水，也施過肥，竟然沒發現牠們。今年春天，石榴樹發芽長葉了。細碎的葉子，一天天濃郁。一旁的山銀花，開始萌發新芽。我家的山銀花，是從老家那來的。開始時，我以為是金銀花，把它當實貝養着，後來聽九間棚村的康士東書記介紹，才知道此銀花乃山銀花。雖然山銀花的藥用價值比不上金銀花，養着當花卉觀賞，還是蠻不錯的。山銀花長勢旺盛，才短短三年多時間，就把我在院子

上方用鋼絲拉扯成的一個交叉網絡給蓋住大半。再過一年，整個院子都會被遮擋住。山銀花花期長，未開花時與傳統的金銀花非常相似，看上去滿滿一籐，很漂亮。但是不能讓它到處蔓延了，等完全地蓋住了院子，屋裡屋外暗淡無光，令人不舒服，得好好修剪。搬出板凳，我站在板凳上翹起腳尖，把不規整的枝條挑着修剪了一遍。修剪過後，枝條稀疏了不少。有的地方，站在花枝低下，可以看見斑駁的天空。山銀花的大部分枝葉，都可以越冬，只有粗藤近旁的地方，這兒一小撮那兒一小撮，像沉積的歲月一樣，悄悄殘留了些乾枯的細枝落葉。多數植物，都是秋天落葉。山銀花除了秋天落下部分葉子之外，春夏之交，隨着新枝葉的生長，風雨過後，還會不時落下一些舊葉。初夏的一個早晨，我走到山銀花籐下，本想到水缸舀水澆澆窗台上那幾盆花，不經意抬頭瞅了上方的花枝一眼。在幾根撐架的花枝旁，發現一個已經築成的鳥巢，看特點，應該是白頭翁的。難道是去年在石榴樹上築巢那兩隻白頭翁或孵出的那窩小鳥中的哪隻來此築巢？沒見到大鳥，我不敢肯定。留意觀察，一連幾天沒見到大鳥過來，我心裡開始懷疑。是不是去年留下的一個老巢？要不是今年春天的，鳥兒孵出長大飛走了？我把花枝上發現鳥巢一事告訴妻子，她有些詫異，更多的是好奇和欣喜，忙出外去親眼證實了一下。小時候，我是非常喜歡鳥的。出於保護動物的考慮，我一般不讓兒子接觸小鳥。家裡又發現鳥巢，很令我高興。和妻子一起把這事告訴兒子，到院中指給他看。兒子沒養過鳥，對小鳥也沒啥感情，見到鳥巢，笑呵呵高興了一兩分鐘，就跑到一邊玩去了。



城市裡的鳥巢少。網上圖片

莫天賜終極推背圖

香港研究《推背圖》權威袁天罡所編寫，以為數六十個採用識語絕句形式的「象」，預言了中國自唐初以後二千多年的國運。莫天賜悟出破譯《推背圖》的方法十分獨特，他認為原作者巧妙利用了古代漢字構詞的特性，把預言的秘密隱藏在字裡行間，所以若要破譯，也必須證每一字的關鍵字的語源。必須提及的是，《推背圖終極推背圖》諸象，其中獨欠第四十六象。莫天賜解釋，父親沒有留下這一象的譯註手稿，是因為他臨終前說過，第四十六象所預言的正是中國目前的時局；他本着「天機不可洩」的宗旨，在這裡頓一頓筆，是希望有慧根的讀者，能嘗試運用一下他示範的方法，自行解譯個中玄機。莫天賜生前學友何文匯教授、鍾景輝博士和梁挺教授，對此書極為推崇，認為莫先生不以「人云亦云」的方式解讀，而是以科學及理性化的思路，去詳析各種中外預言，極為珍貴。

袁天罡所編寫，以為數六十個採用識語絕句形式的「象」，預言了中國自唐初以後二千多年的國運。莫天賜悟出破譯《推背圖》的方法十分獨特，他認為原作者巧妙利用了古代漢字構詞的特性，把預言的秘密隱藏在字裡行間，所以若要破譯，也必須證每一字的關鍵字的語源。必須提及的是，《推背圖終極推背圖》諸象，其中獨欠第四十六象。莫天賜解釋，父親沒有留下這一象的譯註手稿，是因為他臨終前說過，第四十六象所預言的正是中國目前的時局；他本着「天機不可洩」的宗旨，在這裡頓一頓筆，是希望有慧根的讀者，能嘗試運用一下他示範的方法，自行解譯個中玄機。莫天賜生前學友何文匯教授、鍾景輝博士和梁挺教授，對此書極為推崇，認為莫先生不以「人云亦云」的方式解讀，而是以科學及理性化的思路，去詳析各種中外預言，極為珍貴。

潮劇活出新生命

劇目不新，可是古人生活單調，傳統故事自然不脫才子佳人、將相公侯老一套，但是戲不怕老，手法要新，就《狸》、《珍》二劇，雖然分別出自京劇和錫劇，處理內容和功架，感覺上手法異於上述同名劇種，就有新看頭了。《狸》劇中的審判判別開生面；《珍》劇中的風雪舞和強盜搶大同小異，但別具色彩。雖然功架跟其他劇種大同小異，那一點「異」，就是小中見大，帶出新鮮感。作為門外觀者，首先愛上的，就是演員們一動一靜強烈的舞蹈感，與手臂等長具體的水袖演繹抽象的情感，便形成潮劇獨特的風格，加上小中見大的「小異」，就足以申遺了。話說回來，五十多齣劇其實也各有特色，全部申遺，也未免壯觀到令其他不同非物質文化申遺失去去比，但是萬戲不離其宗，索性把所有劇種統稱為「中國戲曲」，豈不對其他劇種更公平而更有實質意義？

單身女人

雖然，我也喜歡看到有父母、有兒有女、一家大小上台致謝或街頭拉票的溫馨畫面，享受「別人的」家的感覺，但我更希望人們接受一位單身的女人，尤其是當台下的支持者都哭了，風雨中的她仍然強忍着眼淚。未必是我，而只是她的政綱「其實，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多年來（其實是有史以來），我們都受主流思想/觀念的熏陶：一個幸福的家要有父母、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兄弟姊妹；一個人是否成功或幸福，要看他/她是否可以維持一段婚姻、一個家……而單身人士、單親家庭及其子女常常被歸類為或定性為「不幸或失敗人士」，倍受歧視和欺負，也容易因環境壓力而不自覺地產生自卑感。以致很多人為了名譽、地位、寧願被不幸的婚姻捆綁着，就像今天政客細細綁綁股票，內心深處卻痛苦不堪。男人從政，有夫人陪伴和輔助，女人從政卻往往是一條孤獨的路，正因此，我願意看到一位孤身上路者的成功，除了欽佩其毅力，更可以給天下「弱勢者」示範：生活之路各種選擇，只要不放棄，條條大道都通羅馬。男人從政，有夫人陪伴和輔助，女人從政卻往往是一條孤獨的路，正因此，我願意看到一位孤身上路者的成功，除了欽佩其毅力，更可以給天下「弱勢者」示範：生活之路各種選擇，只要不放棄，條條大道都通羅馬。

翠袖乾坤

昆曲/京劇/粵劇都先後申遺通過了，越劇/黃梅調/潮劇和其他劇種又如何？除了《梁祝》之後，大家熟悉的越劇不說，就筆者個人興趣，基於一點半點鄉土感情，便忽然開始對潮劇關心起來，最近有意無意心血來「潮」，網上就看了幾齣從未看過的潮劇，竟然驚人發現，這劇種也應該同樣有理由值得申遺。

獨家風景

台灣明年的「大選」有可能出現兩個女人的競爭，令人想起單身女人這話題，也聯想到電影《少女香奈兒》和《伊麗莎白女王》。那意味深長又不無遺憾的最後字幕：終身未嫁。